

## 潛能與限制— 郎尼根《洞察》第十五章第四節釋義

關永中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

### 提要

郎尼根談潛能與限制，一方面傳承了亞里士多德和多瑪斯的論點，另一方面又觸及當今科學所提示的「能量」，以致讓我們瞥見郎氏形上學的博古通今。

昔者，亞里士多德和多瑪斯談「形質論」與「潛能與現實說」，郎尼根進一步把其中的論點加以統合，並藉「三合一」方式把「認知結構」的「經驗、理解、判斷」來對應「存有結構」的「潛能、形式、實現」，並強調「質料」的「潛能」之為「限制原理」。限制著「形式」與「實現」的走向，恰如「經驗」制約著「理解」和「判斷」的活動一般。再者，亞氏和多瑪斯以「元質／Prime Matter」作為物理存有者的究極底線，郎尼根則代之以「原初潛能／Prime Potency」一辭來談宇宙萬物的究極底線，藉此掀起了「存有」以「能量／Energy」作為「限制原理」的討論，並提示「能」聯繫著存有者的「有」。

關鍵詞：質料、潛能、形式、實現、限制

宗教研究



郎尼根（Bernard Lonergan, 1904-1984）《洞察／*Insight*》第十五章談〈形上學要素〉（*Elements of Metaphysics*），從第一節至第三節中先後探討了存有者的「潛能／*Potency*」、「形式／*Form*」、「實現／*Act*」、「種／*Species*」、「類／*Genus*」等成份，自第四節而開始論述「潛能與限制／*Potency & Limitation*」的議題<sup>1</sup>。（Lonergan, 1957: 442-444, 1997: 467-469）

「限制／*Limitation*」一辭，構連著拉丁文*limitation, limitationis, limen*之辭，意謂著「門限／*Threshold*」、「界線／*Boundary*」、「限止／*Restriction*」等意，蘊含著積極與消極兩面向：

{ 積極地言，它刻劃一根基來支撐發展，  
{ 消極地言，它投擲一規限來杜絕逾越。

## 壹、郎氏談潛能與限制的理論依據

當郎尼根以「潛能與限制」作反思內容之時，我們多少可聯想到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C.）和多瑪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形上學的一些痕跡。茲略作提點如下：

### 一、亞里士多德談潛能與限制

亞里士多德較側重從「形質論」（*Hylomorphism*）上扣緊物理事物的「變動」（*Change, Becoming*）來談「潛能與限制」。茲借用其例子——保桑（Pausan）雕塑赫耳墨斯（*Hermes*）木像（Aristotle）——以作申述。（Aristotle, 1984a: 1048<sup>a</sup>32; Aristotle, 1984b: 1050<sup>a</sup>20）

雕刻家保桑構想出赫耳墨斯神的模樣（形式／*Form*），選取了木材（質料／*Matter*），藉雕琢活動而把它刻成工藝品（實現／*Act*）。

較積極地說，木材作為「質料」，有可被塑造的「潛能」，雕像的「形式」有賴材料的提供而被「實現」。

較消極地說，木材的「質料」卻「限制」（*Limit*）了「形式」的落實，即「形式」仍須順應「質料」有限的「潛能」來變通；並非所有木質均可塑形，尚有所謂「櫟櫟庸材」、「朽木不可雕也。」

<sup>1</sup> 除非另外提點，本文所引頁數仍引用舊版。

「質料」限制著「形式」，而「形式」也轉而限制著「實現」，即現實物須順應著「形式」來自我兌現，如神像須按著所構想的模樣來「實現」為成品。其中的來龍去脈，可藉下圖示意：



追根究底，我們若把注意力從「實現」轉向至「形式」，再轉向至「潛能」，則體會到「限制原理」(Principle of Limitation)是奠基在「質料」的「潛能」之上。事物以「潛能」作「質料因」(Material Cause)，限制了物理存有者的發展。亞里士多德尚追溯至每一「次質」(Secondary Matter)以內的「元質」(原初質料/Prime Matter)，以之為「純粹潛能」(Pure Potency)，並提示「限制原理」發跡於此，限制著一總物理存有者的「形式」、「實現」以及「變動」<sup>2</sup>。

亞氏主要是從「形質論」上扣緊物理事物「變動」的前提來談「潛能限制實現」、「質料限制形式」。然而，「潛能與限制」這議題是可以有更廣泛的應用：它可被應用與心智意識的活動上。此點尤被多瑪斯作更明確的說明。

## 二、多瑪斯談潛能與限制

<sup>2</sup> 亞里士多德是從「變動」的前提上追溯物理事物的「次質」與「元質」義。「次質」意謂已擁有某「實形」(Substantial Form)的「質料」，(如木材這「次質」是已擁有木的「實形」的「質料」)。「元質」則意謂那有待接受一「實形」的底層質料。延續上述例子：木材被雕成神像後，即使遭刀刃損毀，到底木的「次質」仍被保留，所變的只是神像的「偶形」(Accidental Form)而已，此之謂「偶性變動」(Accidental Change)；然而當木材被火化為灰燼，此時木的「實形」與「次質」在消失中被灰的「實形」和「次質」所取代。不過，亞氏認為我們仍可體會：間於木變為灰之間，須有那生之所由、滅之所歸的「元質」作基礎，這是支撐事物生滅的「實體變動」(Substantial Change)的依據。Aristotle (1948a,1948b)進一步的引介，參閱Copleston (1946)。

聖多瑪斯承接了亞氏的思路而強調：「形式」被「質料」所規限，「實現」被「潛能」所限制<sup>3</sup>（Aquinas, 1968）；他尚且引用人的認知意識作例子來發揮此論點。他在《神學大全》Ia, Q.85, a. 7c表示：

某人的感性視覺能力比他人強而對事物有最佳的觀察效果。類比地，有人因過人的聰明才智而對事物有更好的理解。一人的智力可以比另一人強而孕育更精湛的理解活動。若身體較健全，心智也隨之有較好的運作。健全的體魄，支撐健全的心智。為此，質料的「潛能」直接影響著「形式」與「實現」<sup>4</sup>。（Aquinas, 1968: 83-85）

於此，我們藉多瑪斯而從認知活動上瞥見「潛能」、「形式」、「實現」三者「限制」的前提上之彼此維繫。

首先，「經驗」限制著「理解」：有健全的體魄，始有健全的感官經驗；有健全的感官經驗，始得承載健全的理智。

繼而，「理解」限制著「判斷」：有健全的理智，始孕育精湛的理解；有精湛的理解，始承載合理的判斷。

知識始於經驗，轉振於理解，完成於判斷。經驗有潛能讓理智邁向理解。若缺少了經驗，則理解沒有與件可瞭悟。認知以理智的洞察作關鍵，若缺少了理解上的洞察，則判斷只是缺乏根據的信念，即使判斷正確，也只是正確的信仰而已。其中的來龍去脈，可藉下圖示意：

---

<sup>3</sup> “No act is found to be limited except through the potency which receives it; thus we find forms limited according to the potency of matter.”（Aquinas, 1962），英譯文採自Reith（1962: 106）。

<sup>4</sup> “.....one man can understand the same thing better than another in so far as he has a greater capacity for understanding (as, similarly, one who has greater strength and better vision can, in terms of corporeal sight, see things better.) .....the better disposed a body is the better soul it will have: .....The reason is that forms and actualities are received in matter according to its capacity.....”（Aquinas, 1968），英譯文採自P.T. Durbin譯本：Aquinas（1968: 83-85）。



究其實、 $\left\{ \begin{array}{l} \text{「實現」對應著「判斷」,} \\ \text{「形式」對應著「洞察」,} \\ \text{「潛能」對應著「經驗」:經驗到「經驗剩餘」。} \end{array} \right.$

但一「判斷」的「是」(Yes)是被其所肯定的「陳述」所規限，而這「陳述」是孕育自一「洞察」，這「洞察」是被有待被理解的與件模式所規限。如此一來，正如「判斷」被「洞察」所規限，而「洞察」又被「與件」所限制，為此、「實現」是被「形式」所限制，而「形式」又被「潛能」所限制。<sup>5</sup>

有亞里士多德和多瑪斯的義理作背景，則郎尼根這段話可不解自明；問題只在乎：這段話究竟有何闡發亞氏和多瑪斯之處？我們的回應是：

其一，郎尼根在「潛能與限制」的議題上給古典形上學作了一個「三合一」的整理；

其二，郎尼根以「認知結構」作基礎來追溯「存有結構」。

茲申述如下：

### 一、三合一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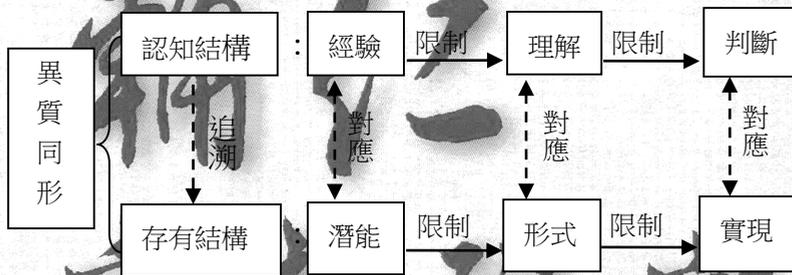
在形上學的前提下，亞氏和多瑪斯一方面扣緊「形質論」來談「質料限制形式」，另一方面扣緊「潛能與實現說」來談「潛能限制實現」。到底他們尚未條理化地用「三合一」(Triadic)的排列方式（即以「潛能<sup>限制</sup>形式<sup>限制</sup>實現」的方式）來道出世間存在物的「存有結構」(Ontological Structure)，而須由郎尼根把它提示出來。換言之，即使亞里士多德和多瑪斯在義理上與郎尼根脈絡一致，到底「存有結構」這一步「三合一」的整理，是明確地藉由郎尼根而發揮得淋漓盡致，藉此凸顯出前二人所言之未盡的地方。

### 二、以認知結構追溯存有結構

---

<sup>5</sup> “For act corresponds to judgment, form to insight, and potency to experience of the empirical residue. But the ‘Yes’ of judgment is restricted to the formulation it affirms; and this formulation results from an insight that is restricted to the pattern of the data to be understood. Accordingly, as judgment is limited by insight, and insight by data, so act is limited by form, and form is limited by potency.” (Lonergan, 1957: 442)

繼而、多瑪斯固然也洞悉「認知結構」(Cognitive Structure)的三合一(即「經驗」、「理解」、「判斷」)排列法,也以認知「活動」來發揮亞氏形上學的「變動」義,到底多瑪斯只把認知「活動」作為存在物「變動」的一個例子來陳述而已,我們仍須待郎尼根從「認知結構」上體認「存有結構」。換言之,多瑪斯只以「認知結構」來作「存有結構」的一個實例而已,而尚未藉「認知結構」來追溯「存有結構」的脈絡;反之,郎尼根卻明確地走出了這一步,以致把形上學放在知識論脈絡來讓二者呈現密切的連貫。總之,郎尼根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體會「認知結構」與「存有結構」間的「異質同形」(Isomorphism),以致從「認知結構」的三合一序列(「經驗」、「理解」、「判斷」)上對應出「存有結構」的三合一框架(潛能、形式、實現);如圖示:



郎尼根的洞察是:「認知結構」須先具備「經驗、理解、判斷」之程序,始能點化出「存有結構」的內蘊;同樣地、「存有結構」也須事先具備「潛能、形式、實現」之框架,始能被「認知結構」所點化。二者唇齒相依,互相呼應,類比著相應的鑰匙開啟著相應的鎖一般,其一的運作,見證著其二的存在<sup>6</sup>,而不必有「認知能否認識物自身」的疑慮。

### 參、追溯限制原理的究極底線

<sup>6</sup> 此類比曾由馬雷夏(Joseph Maréchal, 1878-1944)所引用Maréchal(1926: 124)。而馬雷夏的論點淵源自Aquinas(1968),較詳細的引介參閱關永中(2000: 104)。

郎尼根目前固然較關注「存有結構」的「限制」底線問題，不過，他既然從「異質同形」的前提上串連「認知」與「存有」二者，以致他的分析呈現一個轉折——從「認知結構」的「限制」轉折至「存有結構」的「限制」。

### 一、從認知結構的限制轉折至存有結構的限制

郎尼根的思路可被提綱挈領如下：

- （一）、從認知結構上考量  
——限制原理究極地置身於經驗剩餘
- （二）、從存有結構上考量  
——限制原理究極地置身於原初潛能
- （三）、原初潛能擁有經驗剩餘的一切特性

茲申述如下。

（一）從認知結構上考量——限制原理究極地置身於經驗剩餘：

如上引，「判斷」受限於「理解」；肯定判斷的「是/Yes」受限於「理解」的「陳述」(Formulation)；「理解」受限於「經驗」；「理解」所孕育的「洞察」受限於「經驗」所提供的「與件模式」(Pattern of Data)。追根究底，限制認知活動的究極原理歸結到被經驗的「經驗剩餘」(Empirical Residue)。

按《洞察》第一章的體認，「經驗剩餘」的義蘊有三<sup>8</sup>：

其一，它是積極的經驗與件，例如：這一杯水；

其二，其內容不是洞察所要把握的範圍，例如：人在理解中並不理會這杯中每個氧氣的差異；

其三，它關連著更高的可理解性，例如：人可從中理解水之為水的普遍本質義。

按《洞察》第十五章第四節的補充，「經驗剩餘」的特性可有以下數則<sup>9</sup>：

<sup>7</sup> 參閱註6。(Lonergan, 1997: 442)

<sup>8</sup> Lonergan (1997: 25-26)，參閱關永中(1991: 36-41, 2011: 35-41)。

<sup>9</sup> “The empirical residue consists in individuality, the continuum, particular place and time, and the non-systematic divergence from theoretically grounded anticipations.” (Lonergan, 1997: 4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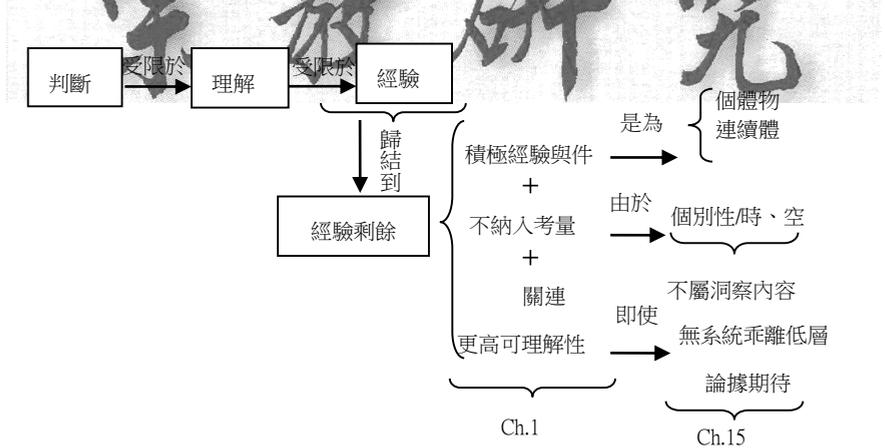
其一為蘊含「個體性／Individuality」——經驗中被知覺的事物皆個別（Particular）而具體（Concrete）；例如：張三這個人。

其二是為「連續體／Continuum」——被經驗物意謂一有連貫的「變動單元」（Epochal Unit of Becoming）<sup>10</sup>，是為一具有起點、過程、終點的發展整體；例如：張三的生平。

其三涵括「個別時空／Particular Place & Time」——這連續體在時空中演繹，經歷成、住、異、滅，並在特定地點留下痕跡；例如：張三有其生活的地點與時期。

其四牽涉「無系統乖離論據期待／Non-Systematic Divergence from Theoretically Grounded Anticipations」——某些巧合雜多、不納入較低層次來被系統地理解，其脈絡卻可在較高理論層面上被洞察。例如：張三的理性思維，不在純動物層面上被理解，而須在人的層面上被瞭悟。

誠然，《洞察》第一章與第十五章的兩套解釋彼此貫串：「經驗剩餘」乃積極經驗與件，即被知覺的個別具體「連續體」，處於個別時空，在較低層面上雖被把握為巧合集成，卻可在較高層面上被系統地瞭悟，以致它是那容許人達致完整知識的基底，卻規限著理解與判斷，使之不隨意逾越認知的法度與界限。其中的來龍去脈，可藉下圖示意：



<sup>10</sup> 使用懷特海的詞彙以作解釋。（Whitehead,1971: 35）

在「異質同形」的前提下，如果「認知結構」的「限制原理」下限地置身於「經驗剩餘」，則「存有結構」的「限制原理」就究極地置身於「原初潛能」。

（二）從存有結構上考量——限制原理究極地置身於原初潛能

固然，若只扣緊個別「比率存有者」（Proportionate Being）<sup>11</sup>的「存有結構」來探討「限制」義，我們可適可而止地止於「比率存有者」的「潛能」。但郎尼根所欲追溯的卻是一切「比率存有者」的最究極「限制原理」，則我們須從一個較宏觀的尺度上考量，即須放眼在存有者眾類別的高低來下探至最低類別事物之「潛能」。對此，郎尼根的思路可被勾勒如下。

1. 較高類別  $\xrightarrow{\text{受限制}}$  較低類別

郎尼根說：

每一較高類是被前一項較低類所限制。一方面，較高類必須不干預較低秩序的自律，否則它會摧毀自己的根基。另一方面，較高類是一較高系統運作，讓原先在較低層面上是為巧合雜多的事項得以被系統化；而一較高系統運作是被其所系統化的雜多所限制。<sup>12</sup>

此小段蘊含一主題而內附三小點。其主題是：每一較高類事物被前一項較低類事物所限制。其內附之三小點可被略釋如下：

其一，較高類別  $\xrightarrow{\text{不干預}}$  較低秩序

較低秩序有其自律不容破壞，否則較高類別必遭逢泯滅。例如：生物細胞若因新陳代謝而干擾其中的化學、物理運作，則無疑自絕生路。

其二，較高類別  $\xrightarrow{\text{系統化}}$  較低雜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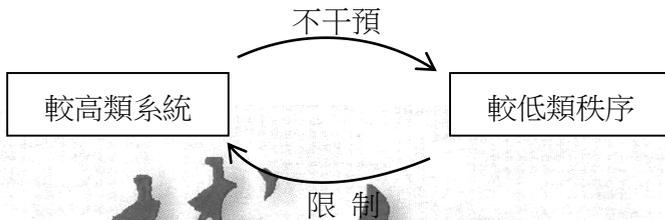
較低秩序在情況穩定下，較高系統才得以脫穎而出，整合起較低事件的巧合雜多。例如：素食動物有賴植物充足來生存。

<sup>11</sup> 「比率存有者」意謂按日常認知的「比率」（Proportion）、（即按「經驗」、「理解」、「判斷」）而把握的存在物。“.....proportionate being may be defined as whatever is to be known by human experience, intelligent grasp, and reasonable affirmation.”（Lonergan,1997: 391）

<sup>12</sup> “Each higher genus is limited by the preceding lower genus. On the one hand, it must not interfere with the autonomy of the lower order for, if it were to do so, it would destroy its own found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er genus is a higher systematization of manifolds that would be coincidental on the lower level; and a higher systematization is limited by the manifolds which it systematizes.”（Lonergan,1997: 442）

其三，較高類別  $\xrightarrow{\text{受限於}}$  較低類別

較高類別在邁向較高系統當兒，仍須以較低秩序作根基；那就是說，它被較低類別所限制，也被較低秩序所規範；例如：人之靈明、仍有賴大自然之均衡。其中義蘊，可藉下圖示意：



2. 一切類別  $\xrightarrow{\text{受限於}}$  最低類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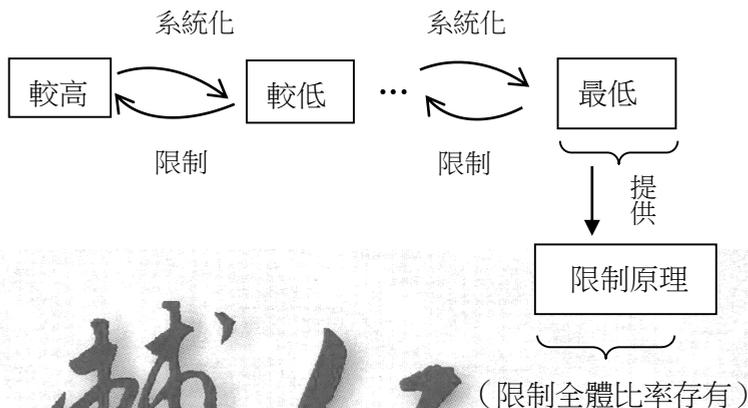
郎尼根繼續說：「既然每一較高類是被前一項較低類所限制，那麼，最低類就意謂著提供一限制原理，來限制全體比率存有者。」<sup>13</sup>

此小段主旨在強調「限制原理」下探至最低類事物。其中思路，可被鋪排為三小點：

- 「每一較高類事物  $\xrightarrow{\text{受限於}}$  前一項較低類事物」，此其一。
- 等而下之，「一切類別  $\xrightarrow{\text{受限於}}$  最低類別」，此其二。
- 「最低類別  $\xrightarrow{\text{提供}}$  限制原理  $\xrightarrow{\text{規限者}}$  全體比率存有者」，此其三。

<sup>13</sup> “Since each higher genus is limited by the preceding lower genus, it follows that the lowest genus provides a principle of limitation for the whole domain of proportionate being.” (Lonergan, 1997: 442)

茲以下圖來提示其意：



於此，我們尤須注意「限制原理／Principle of Limitation」這一關鍵詞，它意謂著究極地限制世間萬物的最後據點，即一總事物的進展無不受制於其最終的規限。那麼，「限制原理」的究極底線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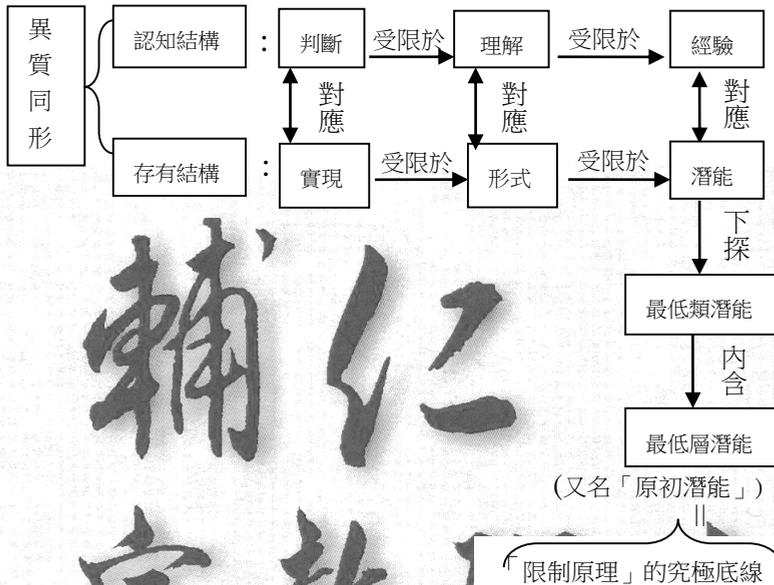
### 3. 限制原理的究極底線 置身於 原初潛能

郎尼根繼續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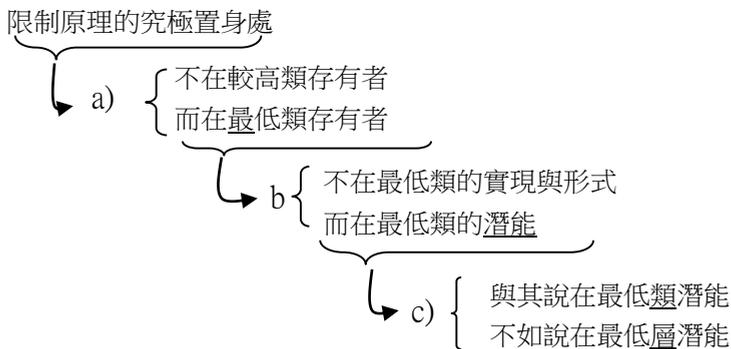
再者，這普遍「限制原理」是置身在最低類的潛能中。正如「判斷」被「洞察」所限制，而「洞察」又被「與件」所限制，那麼，「實現」是被「形式」所限制，而「形式」又被「潛能」所限制。看來，「原初潛能」之名可方便地被引用來稱謂最低層面的潛能，它提供「限制原理」給所有「比率存有者」。<sup>14</sup>

<sup>14</sup> “Moreover, this universal principle of limitation resides in the potency of the lowest genus....Accordingly, as judgment is limited by insight, and insight by data, so act is limited by form, and form is limited by potency. It will be convenient to introduce the name, prime potency, to denote the potency of the lowest level that provides the principle of limitation for the whole range of proportionate being.” (Lonergan, 1997: 442)

郎氏從「異質同形」的前提上把「認知結構」的下限（經驗）、轉折至「存有結構」的下限（潛能），再從「比率存有者」類別高低方面下探至最低類事物的「潛能」，並從「最低類潛能」（Potency of the Lowest Genus）內指証「最低層潛能」（Potency of the Lowest Level）的臨在，還稱之為「原初潛能」（Prime Potency），且以之為「限制原理」的究極置身處。茲把其中思路用下圖示意：



郎尼根目前的關注點既在於追溯「限制原理」的究極底線，我們可方便地依其「動的觀點」（Moving Viewpoint）來排列出如此的下探步驟：



於此，郎尼根並沒有刻意地分辨「最低類潛能」（Potency of the Lowest Genus）與「最低層潛能」（Potency of the Lowest Level）二辭。不過，從其思路看來，此二辭究其實有其差異。郎氏在《洞察》第八章第三和第六節，以及第十五章第一至三節當中，早已明晰地以物理類事物為最低類存有者，也從物理類事物中提示「次原子元素」（Subatomic Element）<sup>15</sup>作為其「構成因素」。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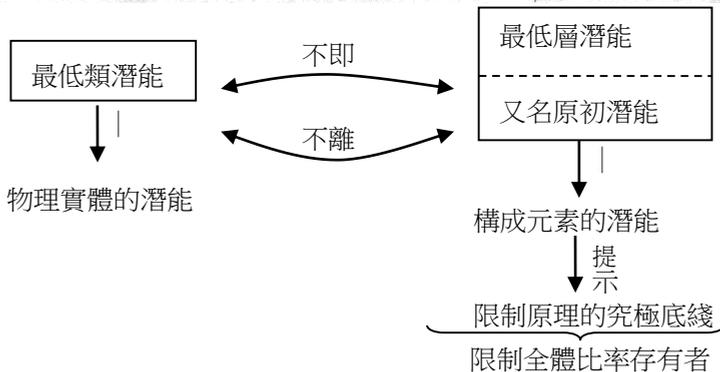
{ 經驗中的鈾礦（Uranium）是「最低類潛能」，  
而那構成鈾礦的底層元素是為「最低層潛能」。

這最底層的、輻射性強烈的、次原子的構成元素，乃是「限制原理」的究極底線，限制著一切與物理類事物沾上邊的存有者，包括最低類比率存有者的潛能、形式與實現。

在此，讓我們借用傳統慣用的二術語：

{ 質料向度（Material Aspect）—— 事物的基本材料，  
形式向度（Formal Aspect）—— 事物被理解的某觀點； }

從「質料向度」看，「最低類潛能」與「最低層潛能」是質料地一樣；「最低層潛能」不離「最低類潛能」而獨存。從「形式向度」看，「最低層潛能」不等同於「最低類潛能」；「最低層潛能」只是那構成「最低類事物」，也構成一總比率存有者的構成因素而已，意即只是那構成全體比率存有者，包括那最低類事物的底層元素而已，本身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實物，卻是那支撐並限制



<sup>15</sup> 茲借用郎尼根的詞彙。（Lonergan, 1997: 255, 256, 262）

一切比率存有者演繹的底層依據。總之，「限制原理」的究極底線可下探至最低層潛能——「原初潛能」。茲方便地引用下圖來示意：

(三) 原初潛能擁有經驗剩餘的一切特性

郎尼根繼續說：

原初潛能的某些特性已被我們所熟悉。潛能是那些被理智型經驗模式所認知的一切經驗剩餘。涵括在經驗剩餘特性內，計有

- 個別性 (Individuality) 、
- 連續性 (the Continuum) 、
- 個別地點、時間 (Particular Place & Time) ，以及
- 無系統乖離論據期待 (Non-Systematic Divergence From Theoretically Grounded Anticipations) 。

既然經驗剩餘的這些特性都全在比率存有者的最低類中被印証，為此，這些特性都隸屬於原初潛能。<sup>1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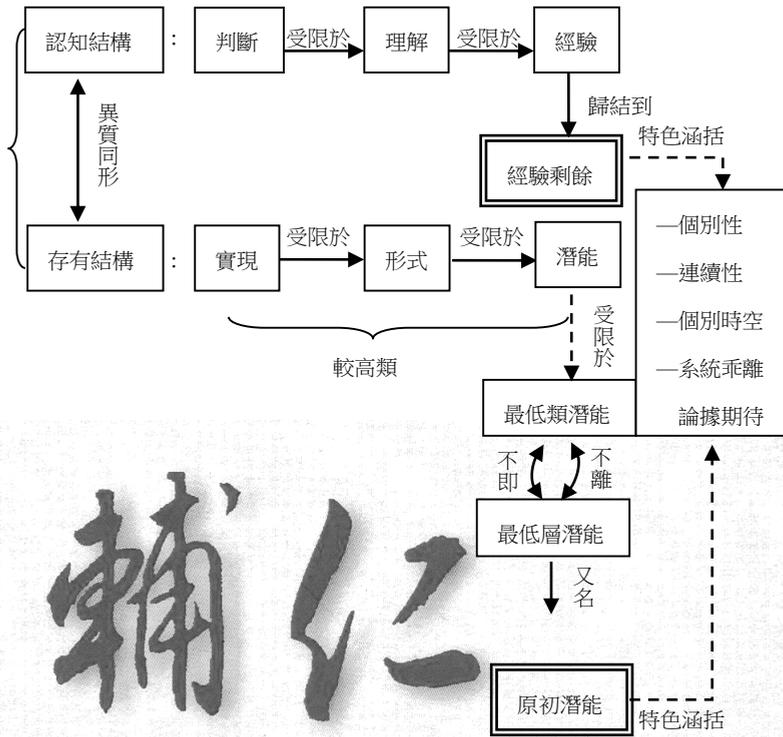
我們已先後體會了郎尼根思路的兩條軸線：

- 其一、從認知結構上看，認知的下限以經驗剩餘為極致，
- 其二、從存有結構上看，存在物的下限以原初潛能為底線。

於此，郎尼根把二者作一連結，並強調：在異質同形的前提下，原初潛能擁有經驗剩餘的一切特性。

郎氏的意思是：最低類事物的潛能質料地不離最低層潛能（又名原初潛能），而人對最低類事物的認知又以經驗剩餘作基底，以致經驗剩餘的一總特性都被涵括在原初潛能內。其中的來龍去脈，可藉下圖示意：

<sup>16</sup> 參閱註10；Lonergan (1997: 443) 。



# 輔仁

## 肆、兩個附帶的問題

# 宗教研究

在體會了「原初潛能」作為「限制原理」的底線後，看來我們仍須面對以下的兩個問題：

- 一、原初潛能是否寓意當今科學所指謂的能量？
- 二、郎氏原初潛能與亞氏元質可否雙提併論？

茲按郎氏思路作如下的鋪陳。

### 一、原初潛能是否寓意當今科學所指謂的能量？

郎尼根既標榜「以物物相關」立場來與科學對談，好讓形上學順利地統攝百學（包括科學），他自然會想及這樣的一份質詢：「原初潛能」是否乃當今眾多科學所指涉的「能量」（Energy）？為慎重地處理這問題起見，郎尼根首先從「能量之為潛能」開始反省，再進而考量「能量之為原初」。

(一) 能量之為潛能

按郎尼根的提示 (Lonergan, 1997: 443)，當今科學所指的「能量」

- 不意謂「實現」 (Act)
- 不意謂「形式」 (Form)
- 而意謂「潛能」 (Potency)

1. 能量不意謂實現

一般現代人在經歷了科學的薰陶，會較容易體認到物理事物之具備「能量」；物體「能量」一經開發，則「沛然莫之能禦」，「鈾礦」(Uranium)的原子能只是較顯著的例子而已。那就是說，物理事物的「能量」是「潛伏的」(Latent)與「有能的」(Potential)。它是「潛伏的」，即平時較「寂然不動」；它是「有能的」，即一經觸發即「感而遂通」，緩者可提供核能，急者可引發原爆。只不過「能量」有待啟發，以致尚未「實現」。「實現」意謂把潛在的加以彰顯，把潛力化為事實，此其一。

2. 能量不意謂形式

再者，眾多科學包括機械學 (Mechanics)、熱力學 (Thermodynamics)、電磁學 (Electromagnetics)、化學 (Chemistry)、生物學 (Biology) 等都如火如荼地在討論著「能量」。正因為它有著如此廣泛的牽連，它就不特別被任何事物之形式所專利。換言之，它不被任何事物本質所規限，卻反過來限制著一總事理的演繹；它成了眾科學理論所欲道破的基底，此其二。

3. 能量意謂著潛能

為此，「能量」遍在於全體比率存有者，是為物理事物的普遍限制原理。若體認到其潛伏而有能、與不為固定形式所專利，我們就應名正言順地稱之為「潛能」。況且，因其牽涉範圍廣闊，理應與「原初潛能」息息相關，此其三。

郎尼根雖未屬意說這是他個人的看法，到底他對這份議論看來具備著同情的理解。

(二) 能量之為原初

至於我們能否就此直截了當地把「能量」指認為「原初潛能」，郎尼根對此並沒有給予一個確定的答案，且辯稱這問題目前超出我們要追問的範圍以

外，但他仍提出一些見解和質問，以暗示如此的考量並非全然無理取鬧。<sup>17</sup>

其一，能量是藉整合而來的極為普及之概念。郎氏率先指出：「能量」的概念不是透過「分辨／Differentiating」而獲得，而是透過「整合／Integrating」而被體認<sup>18</sup>；若透過「分辨」的步驟，我們只可獲得一個抽象的一般性概念而已；反之，若透過「整合」的步驟，我們卻獲致一個極為具體而又普及的概念。言下之意：「能量」之概念既普及全體比率存有者，以致指認它為「原初潛能」並不為過。

其次，引用能量的概念可讓機械學更有突破。郎氏又說：機械學固然可以不必提及「能量」而只須按古典科學的路線來演繹，但當「能量」的概念一被提出，則機械學卻有更好的突破，藉此建構出一些最有效率的技術。那麼，我們能否如此說？有兩套機械學：

- 一者，按「動力律」而演繹的機械學固然可行；
- 二者，以「能量」作為「原初潛能」的預設，對機械學的發展更具潛力。

看來郎尼根更屬意後者。

其三，眾科學可各如其份地藉能量的預設來作恰當解釋。「能量」的概念在機械學中固然有它一席之地，在其他科學，如：熱力學、電磁學、化學、生物學等也不遑多讓。例如：化學變化有所謂能量的被釋放；此外，葉綠素（Chlorophyll）擔任著為植物捕捉輻射能量的角色。這些論點難道不是對「原初潛能」之為普遍限制原理的恰當體會？

其四，質、能互換的方程式看來意有所指。再者，物理學有所謂「能量」的「慣性／慣量／Inertia」，並在如此的前提下引出愛因斯坦之「質量／Mass」和「能量／Energy」可互換的方程式： $E=mc^2$ （即能量=質量\*光速\*光速）。那

<sup>17</sup>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notion of energy lies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present inquiry, but it may not be amiss to put a few leading questions.” (Lonergan, 1997: 443)

<sup>18</sup> 郎尼根並未詳細交待此二辭的涵義，看來我們可作如此的詮釋：「分辨／Differentiating」一辭意謂把事物分門別類，以致終於落實在最低類中指認其構成元素；「整合／Integrating」一辭則意指綜合全體比率存有者作為一個整體，藉此體會世間一切存在物都以最低層潛能——原初潛能——作為其構成因素。郎尼根雖然不排斥前者的作法，卻指認其凸顯原初潛能的方式更是屬於後者。

麼，我們難道不應把「質量」的「慣性係率／Inertial Co-efficient」連貫至「原初潛能」的論調？<sup>19</sup>

其五，宇宙的膨脹牽連能量的增額這預設深具意義。末了，天文科學上有此一說：那正在擴展中的宇宙，關連著額外能量的冒出<sup>20</sup>。如果這理論被接納的話，我們可否這樣解釋道：正因為「原初潛能」同時是時空連續體（Space-Time Continuum）和能量的量（Quantity of Energy）之根基，所以其一的膨脹，牽涉其二的增額？

對上述的質問，郎尼根都避免給予一個正面的答覆，一方面是由於科學正在進展中而又易於自我修正，另一方面是由於形上學只是一個誘導性結構而已，它只須提供一個框架，好讓科學來豐益，而不必斤斤計較其細節內容。到底他至少婉轉地回應：

此等問題若蘊含著一個單一而一貫的答案，那看來似是很討好的一回事；如此一來，「原初潛能」會被理解為一個根基以作為「量的限制」（Quantitative Limitation），而一般誘導性考量會把這「量的限制」構連至科學對「能量」所印証的特性。<sup>21</sup>

言下之意看來是：「能量」的預設至少與「原初潛能」的論點息息相關，若以它們為同義辭也可能不無道理。

## 二、郎氏原初潛能與亞氏元質可否雙提併論？

要研究郎尼根形上學，自然脫離不了其理論淵源——亞里士多德和多瑪斯傳統，而談及郎氏「原初潛能／Prime Potency」、也自然不得不提到亞氏「元質／Prime Matter」。「質、能互換」（ $E=mc^2$ ）的方程式尤讓我們聯想到其中

<sup>19</sup> “Again, there is an inertia of energy and there is an equation relating mass and energy. Is one to relate the inertial coefficient of mass to the prime potency it informs, .....?” (Lonergan, 1997: 444)

<sup>20</sup> “Finally, there has been suggested a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anding universe and the emergence of additional energy.” (Lonergan, 1997: 444)

<sup>21</sup> “What would seem desirable is a single coherent answer to all questions such that prime potency would be conceived as a ground of quantitative limitation and general heuristic considerations would relate quantitative limitation to the properties that science verifies in the quantity it names energy.” (Lonergan, 1997: 444)

能有的關連。為了要對此作一較確切的考量，看來我們有需要採取以下的反思步驟：

- 一、亞氏元質義
- 二、郎氏對亞氏元質的解讀
- 三、亞氏元質與郎氏原初潛能比對

茲申述如下：

（一）亞氏元質義

其實 *materia prima* / Prime Matter（「元質」或譯作「原初質料」）一辭，更屬士林哲學詞彙（Copleston, 1946）；多瑪斯注解亞氏作品中尤屢見不鮮。（Aquinas, 1689）然而，亞氏雖甚少引用「元質」此名，卻掩蓋不住其意在亞氏理論上的重要性。<sup>22</sup>當亞氏提到這「事物的原初基底質料」（*ἡ πρώτη ἐκάστω ὑποκειμένη ὄλη*）<sup>23</sup>，他主要欲從物質實體中化除一切形式與性質，以致最後剩下一個基底，其本身雖不能如此地獨立存在，但邏輯上卻須予以肯定，因為物理事物需要有如此的底層來作為一切生滅變動的不變基礎。<sup>24</sup>

較細緻地說，亞氏談物質，分辨「次質 / Secondary Matter」與「元質 / Prime Matter」二者：

「次質 / Secondary Matter」意謂那已擁有某「實形 / Substantial Form」之「實體」（Substance）；例如：黃金作為「次質」，是為已擁有「金」之「實形」的物理事物。凡擁有「實形」的物理實體，自然也擁有依附於其上的偶有性質如：顏色、重量等，即具備著「偶形 / Accidental Form」，也就是亞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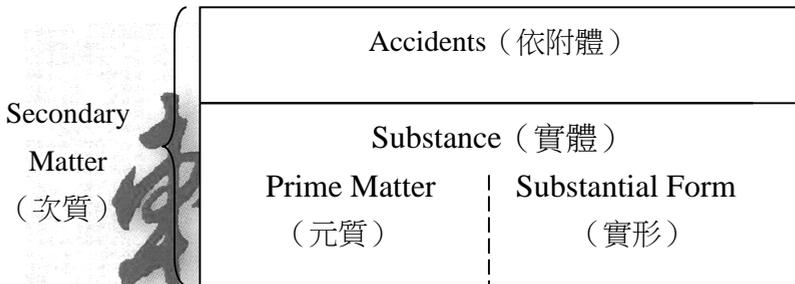
<sup>22</sup> “.....with ‘prime matter’ ——an expression, it may be noted, which is very rare in Aristotle, though his followers have rightly regarded i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f his system.” (Ross, 1959: 165)

<sup>23</sup> “.....it is the *primary underlying matter of things* which have in the )mselves a principle of motion or change.”英譯文採自Aristotle (1984: 330)，被刻畫部份出自本文筆者。

<sup>24</sup> “One might also approach prime matter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ake any material substance and think away all its definite characteristics, all that it possesses in common with other substances——colour, shape, etc. You are ultimately left with a substratum that is absolutely formless, characterless, that cannot exist by itself, but is logically to be presupposed. This is prime matter.” W. D. Ross, *Aristotle*, pp. 165-166, “Prime matter nowhere exists apart. It is only an element in the nature of individual things concrete of matter and form.” (Copleston, Chapter 29, §7, note 35)

指謂的「依附體/Accidents」,如:性質(Qualities)、量(Quantities)、時(Time)、空(Space)等……。

反之,「元質/Prime Matter」則意謂那化除「實形」、「偶形」後所剩下的底層質料。它不具任何形式(包括「實形」與「偶形」)而又邏輯地被任何具備形式的「次質」所預設。它是任何「次質」的底層元素,不被任何「次質」所專利,普遍地內在於「次質」而為其根基。它一方面不離「次質」而獨存,另一面又是任何「次質」賴以存在的要素。<sup>25</sup>其中義蘊,可藉下圖示意:



### (二) 郎氏對亞氏元質的解讀

郎尼根曾分別在不同的著作中對亞氏「元質」義有相應的詮釋(Lonergan,1968: 24-25,143-144;1957: 249,517;1980: 254),他對亞氏「元質」的解讀,可方便地放在以下的脈絡來作討論:

- 1、亞氏對自然論者的修正
- 2、藉化除次質的實形來追溯
- 3、藉化除次質的偶形來追溯
- 4、化除實形、偶形後的元質只能間接被體認
- 5、亞氏元質義的貢獻

茲逐步分析如下:

#### 1. 亞氏對自然論者的修正

郎尼根指出:在亞氏的學術背景中,有所謂自然論者(Naturalists),如:恩培多克立(Empedocles, 490-430B.C.)的看法,他們主張世物有其底質,且可被知覺;其在追溯事物底質當兒,可有如此的思路:

<sup>25</sup> 參閱註3。

床和桌的材料是木，但木和骨的底質卻是「地」，因為木和骨可灰飛湮滅，而化為塵土；

冠和幣的材料是金，但金和銅的底質卻是「水」，因為金屬類可以被溶冶，而化作液體；……

照此類推，世物底質有四——地、水、火、風，混合而化成萬物，皆是為可被覺知的質料<sup>26</sup>。

亞里士多德一方面接受事物變動有其不變基底，另一方面卻否決底質可被覺知。換言之，亞氏肯定事物生滅有其不變底層作基礎，但他並不認為這底質是任何可被感覺的質料；為亞氏而言，連「地、水、火、風」也只是經驗中的「次質」而已，他卻要求從「次質」內追溯至「元質」——那化除一切實形（本質）與偶形（性質）後所剩下的底層。它不是直截被覺知的對象。<sup>27</sup>

## 2. 藉化除次質的實形來追溯

為亞氏而言，「元質」是為世物的構成因素，被實體、實形所預設，但「元質」本身並非獨立實體，既非「範疇論」中的首要範疇——「實體」（Substance）範疇；我們須從實體身上把「實形」化除來對「元質」加以指認。<sup>28</sup>

## 3. 藉化除次質的偶形來追溯

---

<sup>26</sup> “The old naturalists had concluded, not only from beds and tables to an underlying subject, wood, but also from wood and bones to an element, earth, and from gold and bronze (they could be melted) to an element, water.” (Lonergan, 1968: 143)

<sup>27</sup> “Aristotle accepted the principle of such analysis: any change is defined for thought by stating the underlying subject and the variable determination or form; ...But while he accepted the principle, he corrected the conclusion. The ultimate subject of change in the older philosophies had always been some sensible body; that was the stuff of the universe;..... Against this materialism Aristotle argued that every assignable object was subject to change;..... he concluded that the ultimate subject of change could not be an assignable object; it could be neither *quid* nor *quantum* nor *quale* nor any other determinate type of reality; it could not, of itself, be knowable; its nature could be stated only by recourse to analogy.” (Lonergan, 1968: 143)

<sup>28</sup> “What, then, is the ground of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thing itself? The Aristotelian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would be to posit a prime matter that stands to the intelligible unity or form of the thing..... prime matter is conceived as a constituent of reality that is presupposed by form and so, of itself, is not a thing.....” (Lonergan, 1957: 249)

再者，「元質」也非「範疇論」中的任何一個依附範疇，即非「量／Quantity」、「性質／Quality」、「關係／Relation」、「時／Time」、「空／Space」等，我們尚須藉化除任何「偶形」來對「元質」作間接體認。<sup>29</sup>

#### 4. 化除實形、偶形後的元質只能間接被體認

「元質」本身不可直截地被認知，它只可藉化除一物之實形與偶形來企圖間接地被定義。也就是說，「元質」作為事物基底，不直截地被經驗或被理解；直截被經驗的是「次質」，而直截被理解的是「實形」與「偶形」，只是「元質」須被預設與被肯定，來作為事物生滅變化中的恆常基底。換言之，「元質」作為事物底層，不是直截被認知的實體對象，它須間接地藉「化除」，來被體會。<sup>30</sup>

#### 5. 亞氏元質義的貢獻

郎尼根認為：亞氏「元質」義的提出在西哲史上極具深遠意義，它至少具有五重優越（五種優點的意思？文意略不清楚）如下：

##### 其一、剔除自然論者的唯物觀

自然論者以為凡真實者皆可被感覺；亞氏卻指出「元質」非能直截被經驗，即世物的基底不是人直接的認知對象。亞氏藉此剔除唯有可感覺者才算真實的，此一論調<sup>31</sup>。

##### 其二、修正柏拉圖理智主義的誤導

柏拉圖主張：真實者可被瞭悟，但真實者卻處於理型界，而不屬此世。亞氏對「元質」的提出無疑給柏拉圖理智主義作一修正：真實者可被瞭悟當中仍涵括世間事物<sup>32</sup>。

##### 其三、預期回應康德物自身不可知的迷執

<sup>29</sup> “.....prime matter is conceived as a constituent of reality that is presupposed by form and so, of itself, is not a thing nor a quantity nor a quality nor a relation nor a place nor a time nor any other positively conceivable object.” (Lonergan,1957: 249)

<sup>30</sup> “In its limit it defines prime matter which is proportionate to substantial form. And as prime matter of itself is not knowable, so substantial form has the complementary distinction of being knowable by intellect alone.” (Lonergan,1968: 143)

<sup>31</sup> “It eliminates the materialism of the old naturalists for whom the real was the sensible.” (Lonergan,1968: 144)

<sup>32</sup> “It corrects the misguided intellectualism of Plato for whom the intelligible was real but not of this world.” (Lonergan,1968: 144)

有人有此體會：亞氏對「元質」的提出看來預期地給康德作了回應：康德以「物自身」不可知；亞氏則認為「元質」即使不是直截的被知對象，到底不妨礙我們對它有間接的體認；換言之，我們至少可知道有「不可知」的「元質」。類比地、康德至少知道有「不可知」的「物自身」，否則他無從提出此論點<sup>33</sup>。

#### 其四，賦與質料因以最深基底與可瞭悟性

郎尼根進一步指出：亞氏把物質的最深基底給予一可被理智所瞭悟的成份，讓我們在認知中加以指認。這份可瞭悟性（Intelligibility）堪當被賦予「因由／Cause」「本性／Nature」的名號。而亞氏「四因說」中之「質料因／Material Cause」就以「元質」作為其可被瞭悟的最深依據<sup>34</sup>。

#### 其五，滿全凡存有者皆可被瞭悟的論據

反過來說，郎尼根認為：正因為亞氏之實物（Real Thing）義並不是唯物論者的實物義，以致亞氏可以滿全其自己所秉持的知識論定律：除非個別物吻合其本質義（即使二者非充分地彼此等同），否則前者（個別物）就不能成為科學知識的對象，而後者（本質義）就不能連貫實在。<sup>35</sup>

總之，郎尼根肯定地稱許：亞氏對「元質」一辭的提出，為西哲史作出了其深廣的貢獻，至少上述五點可顯出其優越之處。

#### （一）亞氏元質與郎氏原初潛能比對

在體會了亞氏「元質」義與郎尼根對它的解讀後，我們可進而面對以下的一個問題——郎尼根「原初潛能」（Prime Potency）是否等同於亞氏「元質」（Prime Matter）？

<sup>33</sup> “One might even say that by anticipation it puts in its proper place and perspective, that of prime matter, what Kant thought was the thing-in-itself.” (Lonergan, 1968: 144)

<sup>34</sup> “.....it places in the most material of assignable material things an intelligible component known by our intellects and identifiable in our knowledge; that intelligible component, form, species, quiddity, has as much title to being named ‘cause’ and ‘nature’ as has matter itself;.....” (Lonergan, 1968: 144)

<sup>35</sup> “Conversely, it is only because Aristotle’s real thing is not the materialists’ real thing that Aristotle was able to satisfy his own epistemological law: unless particulars are identical, at least inadequately, with their quiddities, then the former cannot be object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latter cannot be realities.” (Lonergan, 1968: 144)

郎尼根並沒有在《洞察》第十五章第四節對這問題作出交待，但他在第十六章第四之三節中卻指出<sup>36</sup>：比率存有者（Proportionate Being）即使發展到人類的階段，到底仍脫離不了物理類事物的支配，以致仍含「物質性」（Materiality）；也就是說，凡比率存有者（包括人類）都以那含物質性的「原初潛能」作基底，以致其「原初潛能」無異於「元質」。

郎尼根既以「原初潛能」和「元質」二辭雙提併論，我們就不得不把亞氏「元質」義與郎氏「原初潛能」義作一比對。在比對下、我們可發現兩者至少吻合在以下的三個共同點上：

其一，兩者皆意謂限制原理的究極底線

亞里士多德和郎尼根都體會到「質料」與「潛能」是為限制原理，而「限制原理」有其究極底線，它須在物理事物的最低層元素中被指認。換言之，世間存有者在「質料因」方面須下限至「元質／原初潛能」才算徹底。

其二，兩者皆意謂「不即」為直截被知對象

亞里士多德體認到「元質」不即「次質」，且不直截被認知：

{ 直截被經驗的是「次質」、而不是「元質」；  
 { 直截被理解的是「實形」與「偶形」，而「元質」須在化除「實形」與「偶形」的前提下間接被指認。

同樣地，郎尼根也認為：物理類次原子元素不是直截被知覺的對象，也無法被想像，而只能被預設；連當今科學所談的「能量」也只是理論上的預設<sup>37</sup>。

其三，兩者皆意謂「不離」經驗剩餘

亞氏談「元質」，提示它不獨立存在，它只是「次質」的構成因素而已。「元質」須結合「實形」來成為獨立存在的「實體」。只不過「元質」是物理事物那不可或缺的基底，是世物生之所由、滅之所歸的底層依據。

<sup>36</sup> “Now the metaphysical equivalent of the empirical residue has been found to be prime potency. But since the empirical residue is the ground of materiality, prime potency also is prime matter.” (Lonergan, 1957: 516-517)

<sup>37</sup> “As yet, however, we cannot attempt to say what possible meaning could be assigned the phrase, ‘constituent of reality.’ ...As has been seen, whe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observation,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of a verifiable image; for the imagined as imagined can be verified only when what is imagined also can be sensed. Accordingly, there are no verifiable images for subatomic elements.....” (Lonergan, 1957: 249-250)

郎尼根談「原初潛能」，則從「認知結構」轉至「存有結構」上考量，藉此指出認知始於經驗，而「原初潛能」須從被經驗的「經驗剩餘」上被指認。即「原初潛能」不離被經驗的雜多與件而被體會。

如此看來，亞氏「元質」與郎氏「原初潛能」，二辭到底意義吻合、脈絡相通；即使我們不便把二辭絕對等同，也至少可謂其義互相重疊；只是時移世易，今人不適用古人詞彙來闡述，古人也無從套用當代背景來立論。換言之，亞氏未及用進化眼光來下探物理基底，也無從藉科學預設來考量「能量」問題。到底，亞氏對「元質」的提出，誠然有其過人的睿智，值得後人取法。郎尼根曾提出其辯証主張——正立場邀請發展，反立場邀請回轉（Lonergan, 1957: 388）；郎尼根在發展亞氏「元質」之正立場說法當兒，並非全盤接受，而是去蕪存菁，把過時說法刷新，而不摧毀前人智慧，以致能博古通今。

## 結語

總而言之，郎尼根談〈潛能與限制〉，從物理事物內，把最低層質料命名為「原初潛能」，並以此作為「限制原理」的究極底線，這誠然已給亞氏四因說的「質料因」做了一個當代詮釋。

輔仁  
宗教研究

## 參考文獻

- 關永中（1991）。《朗尼根的認知理論：《洞察》卷一釋義》，第一版。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社。
- 關永中（2011）。《朗尼根的認知理論：《洞察》卷一釋義》，第二版。臺北：哲學與文化月刊社。
- 關永中（2000）。《知識論（二）：近世思潮》。臺北：五南。
- Aquinas, T. (1962). *Compendium Theologiae*, ch.18, par.35 cf. Herman Reith, *The Metaphysics of St. Thomas Aquinas*, 2<sup>nd</sup> printing. Milwaukee: The Bruce Publishing Co.
- Aquinas, T. (1968). *Summa Theologiae*, Ia, Q.85, a.7c. Cf. 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vol.12: Human Intelligence (Ia. 84-89), Blackfriars Edi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pp.83-85).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 Aristotle (1984a). *Metaphysics*, IX, 6, 1048<sup>a</sup>32; *Metaphysics*, IX, 8, 1050a20. Cf. Jonathan Barnes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2* (pp.1656-1658).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ristotle (1984b). *Physics* 193<sup>a</sup>29. Cf. Jonathan Barnes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1* (p330).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J. (1984c).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vol1&2*.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pleston, F. (1946).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1. Westminster, Maryland: Newman Press.
- Lonergan, Bernard (1957). *Insight: A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Lonergan, Bernard (1968). *Verbum: Word and Idea in Aquinas*.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 Lonergan, Bernard (1980). *Understanding and Being: on Introduction and Companion to Insight*. New York & Toronto: The Edwin Mellen Press.
- Lonergan, Bernard (1997). *Insight: A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 in *Collected Works of Bernard Lonergan, Vol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Maréchal, Joseph (1926). *Le point de départ de la métaphysique, Cahier V*. Louvain &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Reith, Herman (1962). *The Metaphysics of St. Thomas Aquinas*. Milwaukee: The Bruce Publishing Co., 2<sup>nd</sup> print.

Ross, W.D. (?) *Aristotle: a Complete Exposition of His Works and Thought*. Cleveland and New York: Meridian Books.

Whitehaed, Alfred North (1971). *Process and Reality Correcte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Potency and Limitation-A Commentary on Lonergan's Insight, Chapter15, Section4**

**Carlo KWAN Wing-Chung**

**Professor, Dept. of Philoso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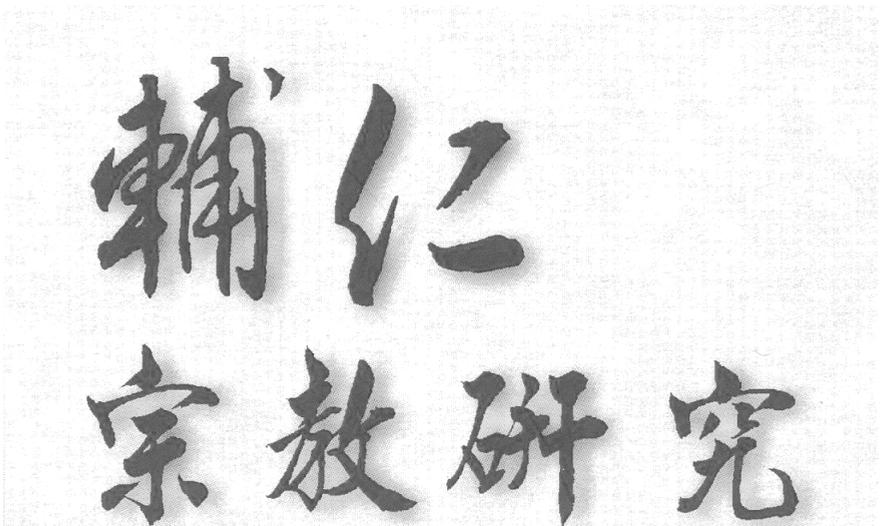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Fu Jen Academia Catholica**

###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thesis on potency and limitation, Lonergan manages to connect the Scholastic metaphysical viewpoint with the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hypothesis concerning energy.

The Aristotelian – Thomistic theories on “hylomorphism” and “potency and act” are taken over by Lonergan who synthesizes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of being in a triple – pattern of “potency-form-act” in harmony with the threefold pattern of “experience-understanding-judgment” within the cognitional structure. He introduces the new term “prime potency”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Scholastic concept of “prime matter”, attempting to modernize the classical term in the light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tific theory of energy. As a principle of limitation, potency conditions the being of form and act in an isomorphic manner analogical to experience conditioning understanding and affirmation in our way to knowledge.

Keywords: Matter, Potency, Form, Act, Limitation



輔仁  
宗教研究